

以甲骨文释字打开通向殷商历史的窗口

□本报记者 张体义 见习记者 刘瞳
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李向华

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,初秋。

王子杨的办公室就在这座楼的三楼,不大的房间满满地被各种书籍占据,就连茶几上也堆满了书,书堆中间还放着一个甲骨文图案的白色马克杯。围书而坐,王子杨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。

“星率西”与流星雨

2008年,原本研究战国文字的王子杨来到黄天树教授门下攻读博士,自此开启了他的甲骨文研究生涯。如今,王子杨担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,中国文字博物馆第二、第三届学术委员会委员,从事甲骨文等古文字的研究工作,成绩斐然。

甲骨文释字是王子杨主要的兴趣点,他把释字工作比作“钓鱼”。前期梳理材料阶段时常备受煎熬、一筹莫展。突然间的收获,如同鱼儿咬钩被拉出水面的一瞬间,让人兴奋不已,有时候会兴奋上好几天。

释字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,而是要经过不断地验证和发展。“很多人可能对甲骨文释字有一种误解,觉得认出来以后就不就被承认了吗?那不是。每年都有文章考证之前的释字哪里是对的,哪里是错的。所以,你考释出来字是一码事,得到大家的认可是另一码事。”王子杨说。

在王子杨看来,学者不仅要盯着没有被释读的甲骨文,也应当关注已识但语义还不明确的常用字。他举了一个例子:甲骨文中“以为”的“以”被阐释为“率领、携带”的意思。可是用法只有这一种吗?有一大批辞例显示,用这个意思解释不通。例如,甲骨文中提到祭祀甲然后后把乙也祭祀了,中间用“以”来连接,显然不是“率领”也不是“携带”的意思,而是“连带、顺带”之意。这种用法以前少有人意识到。

有时候释读一个不认识的字,或者弄清楚一个字的语义,就能连带讲清楚一大批卜辞,也因此可以揭示出商代社会历史的某个新的侧面。

王子杨的研究近年来逐渐向以字征史、以字补史方面倾斜。“研究殷商史在我看来是甲骨文考释的终极目标。”他说。

《武丁时代的流星雨记录》一文是王子杨以字补史的一次成功尝试。他在文章中分析几版武丁时期的甲骨卜辞,推断其中“星率西”意为众星都向西运动,并进一步指出这应当是殷商甲骨卜辞中关于流星雨的记录。而在这之前,国内公认最早的流星雨记录是春秋早期。王子杨的研究表明,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武丁时期就已经有了对流星雨的文字记录。

基于古文字学者的文字考释意见进行殷商史研究,不可避免会受到他人考释结论的影响。王子杨的历史研究则从文字考释本身出发:“我和史学出身的研究者不一样。他们具有宏观的史学视野,往往能够勾勒出殷商社会的图景。我是从一个一个小地方切入,反映殷商史的一个侧面。”

致力于商代祭祀仪式的复原

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。商代非常重视各种祭祀活动,但我们对甲骨文记载的祭祀究竟什么样却还知之甚少。

王子杨说:“目前对甲骨祭祀动词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。我们连甲骨文有多少个祭祀动词都还不知道,祭名多少个也不清楚。知道的只是个别的名称,比如说周祭,而这也是晚期的。”

王子杨的脑海中,一个个祭祀动词不是孤立的。以祭祀动词为切入口,借助祭祀动词出现的语境、前后的关联,可以逐渐架起一个小的祭祀片段。然后根据各种卜辞的关系把片段连起来,复原一个商代祭祀仪式的理想模型。就像电影胶片一样,一帧一帧、一段一段地剪辑在一起,便诞生了完整的影片。

然而,商代祭祀仪式究竟可以复原到什么程度,目前还没有人知道。有学者曾对王子杨说,这个方向你能做,但是这个“坑”你跳进去,十年八年可能都出不来,但王子杨依然想把商代祭祀仪式复原研究做下去。“这个东西是应该做的。硬骨头总要有入啃,不啃不能前进。所以我愿意干这些事情,这对我们理解商史、理解祭祀是大有裨益的。”

目前,王子杨的主要工作还包括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整理。即将出版的《甲骨文释提要》一书收集甲骨文发现125年来甲骨文字的全部考释意见,编著成工具书供甲骨文研究者和甲骨文爱好者来使用。同时整理的还有另一部与甲骨文研究理论方法有关的著作,介绍125年来众多学者接续奋斗的研究成果。王子杨希望通过这些著作把甲骨文研究的经验和教训总结出来,告诉初学者,甲骨文应该怎么考释,需要避开哪些“坑”,从而让后人不会重蹈覆辙。

如今甲骨文的魅力逐步彰显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甲骨文、学习甲骨文。但做好普及工作没那么简单。王子杨注意到,目前市面上甲骨文科普读物还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。受错误的导读影响最大的是小孩子们,这一点亟待引起重视。

作为中国文字博物馆第二届、第三届学术委员会委员,王子杨经常到河南安阳出差。采访中,他对中国文字博物馆未来学术阵地建设充满期待:“一个博物馆的展陈水平和研究水平是直接挂钩的,学术能力上去了,展陈能力也会跟着提升。”他还十分赞许安阳的甲骨文普及活动:“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各种甲骨文推广工作,我觉得已经做得非常好了。”②10

解锁甲骨文背后的“生态密码”

□本报记者 赵一帆 梁莹莹

今年8月15日是第二个全国生态日。今人深知,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,生态兴则文明兴。跨越三千年,在浩瀚的甲骨文里,风、雨、雪浪漫变幻,花、草、木生机勃勃,鱼、鸟、兽多样生息,今人与古人握手,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亘古绵延。

“雨”的左邻右舍

甲骨文中对天气现象的记载已十分完整,既有降水、天空状况、云雾、雷鸣电闪等大类,也有雨、雪、雹、霜等细分。

商王十分重视对气象状况的预测和记录,所以甲骨文里有着内容翔实而细致的气象档案。最为商代人所关注的气象状况是降水,在甲骨文里常常能看到关于雨的占卜记录,占卜结论就像一则“天气预报”,包含是否会下雨、下雨的时间等信息。

殷墟有一块出土的甲骨,记录的文字是:“弱田,其遘大雨?且日至食日不雨?食日至中日不雨?中日至翌不雨?”这是占卜商王外出打猎当天天气情况的卜辞。首先占卜会不会遇上大雨,又问早晨、上午、下午三个时间段会不会下雨。由此可见,商人不仅有“天气预报”,甚至将“预报”精确到某个时间段。

甲骨文里的“雨”字上半部分为天空,下半部分几个小点象征从天而降的雨滴,意为下雨。

雪和雹均属于降水,当时已有的文字里,表示降水的只有“雨”字,所以古人让“雨”字来充当表意偏旁。“雪”字上部是“雨”,下部是“羽”字形,下落的雪如同羽毛,几个点如同飘下来的雪片。“雹”字上方是“雨”,有落下之意,下面的几个菱形轮廓就是冰雹的象形图案。

下大雨之前,往往会刮风、闪电、打雷,这些现象同样被古人记录下来。甲骨文中,“风”字是借用“凤”字来表示,“凤”的原型一般认为是孔雀。而在早期古文字中,用来表示“电”的是“申”字,“申”的字形像半空中闪耀而曲折的电光。闪电总是裹挟着雷鸣,紧接电光而来的雷声犹如无数车轮碾过,所以“雷”最初的字形就是在表示闪电的“申”字中间添上几个车轮的形状。

“木”的前世今生

殷商时期,中原地区有着良好的草木植被,在甲骨文中,有大量的从中、从“”、从木和从林、从森的字形。在这些丛林树木中,有些是人们熟悉的林木种类,如柳、椿、桑、柏、杉等。此外,为了保护森林资源、保障人们的生产生活,商朝还有专门的官员掌管丰收事宜和森林管理。

商人与树木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,从与“木”有关的甲骨文中可窥一斑。

“木”是木本植物的类名,甲骨文的“木”字像上有枝干、下有根系的一棵树。汉字用“木、林、森”来表示木本植物的群落形态,又用“朱、本、末”来表示树木的部位。

作为会意汉字,甲骨文“林”字像树连树的样子;“森”字,甲骨文为“大林”,意为多的意思。

而古文字中的四胞胎“本、末、朱、未”,均是由“木”构成的指事字。“本”字,金文在树根部位加三点指事符号,表示树在地下下的营养器官;“末”字,金文在树梢部位加一点指事符号,表示尾端;“朱”字,甲骨文在主干部位加一点,表示树干;“未”字,甲骨文在树梢上部再加一重枝丫,表示枝叶茂盛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在土地的利用开发上,商朝还推广了农业耕作的轮作制度,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种植不同的作物,以保持土壤肥力和控制病虫害的传播,保护土地资源,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。

“网”的包罗万象

殷商时期,气候温暖,森林植被茂密,有大象、老虎、麋鹿、地龟等野生动物。通过狩猎,古人获取动物作为肉食。

罗网的发明和使用为古人获取野生鱼类、兽类、禽类等猎物发挥了重大作用。

甲骨文“网”是象形字,左右两边各一竖,表示插在地上的两条木棍,中间是数量不等的斜向交叉线,表示用麻绳等物织成的网。网的用途不同,材质和形状就会有所变化,所以甲骨文中的“网”字有几种不同的写法,中间的网线有多有少,两边的木棍有竖直的也有倾斜的,有的还在上下各增加一根木棍。

“禽”是“擒”的本字,表示用网捕捉飞行的鸟雀。甲骨文的“渔”字,有持网捕鱼之意。



甲骨文的“禽”和“渔”字。

长期以来,对于捕获的野生动物的留养,最终出现了动物的驯养和驯化,发展出了家畜家禽。有资料表明,犬和豕是最早驯化和饲养的家畜动物。甲骨文“家”字像屋里养家畜,而“畜”字本义为将动物系在栏圈里,用谷物饲养,以备人们对肉食之需。

“为”的甲骨文表示手牵大象,驯化大象的野性,使大象为主人服役。从甲骨文记载来看,中原地区当时有猎象、驯象、使象和用象祭祀等活动。河南被描述为牵象之地,这便是“豫”字的根源,也是河南简称“豫”的由来。②7



甲骨文的“雨”“雪”“雹”字。



▲殷墟博物馆周边绿意盎然、环境优美。本报记者 杨之甜 摄

漫画甲骨

商人也穿“丝”?

甲骨文的“丝”字,像两根蚕丝并列束束的样子。商人十分重视植桑养蚕,发展桑蚕业,并逐渐掌握了育蚕、缂丝、织绸的技术。商朝的服饰面料主要有皮、革、丝、麻等,由于纺织技术的不断发展,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织造极薄的绸子和提花几何纹的锦、绮。而光滑柔软的丝绸,往往是贵族和皇室的专属。



讲解员:贞人宾



甲骨文双语小学堂

衣,像上衣之形,画出衣领和交衽(rèn)。卜辞一般用为“卒”义,表“终”“完结”。

The oracle bone script form of the character “衣(yī)”resembles the shape of a coat,depicting a collar and overlapping fronts. In oracle inscriptions, it is often used to represent “卒(zú)”,meaning“end” or“completion”. (文字翻译 童林 张蕊)



漫画:王伟宾 文案:马愿 刘琦 杨之甜 校审:刘浩(中国文字博物馆)



王子杨教授参加甲骨文国际学术研讨会。受访者供图